



1949—1979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
晋江地区群众文艺作品选集

故事

福建省晋江地区群众艺术馆编

1979.10



105183
~~105182~~

吉林师范大
图书馆藏

目 录



00475721

编者按		 (1)
勇救杨书记	南安县	潘显祖 (2)
“边防猛虎”(方言单人故事)	安溪县	林振文 (17)
凌云山	地 直	张希东 (20)
瓷公鸡	德化县	徐本章 (31)
血 肉	南安县	郑传芳 (38)
草包金	地 直	郑国权 (50)
风雨山神庙(诗故事)	南安县	陈瑞统 (56)
陈书记初进山垅村	南安县	潘显祖 (62)
打蛇记(韵白故事)	泉州市	王钦之 (70)
小松和小华	地 直	秋 野 (76)
啼笑姻缘	泉州市	林鼎安 (82)
封面设计	地 直	山 客

编者按：

为庆祝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建国三十周年，歌颂广大工农兵，歌颂我们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创建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斗历程中立下的卓著功勋，推动我区群众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我们特选编这个《群众文艺作品选集》，作为向建国三十周年国庆的献礼。选集包括音乐、南曲、曲艺、故事、小戏五种。在选编的过程中，蒙各县（市）文化部门的同志共同选定，在此表示感谢。错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现在，党的工作着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热切地希望广大群众文艺作者，积极地行动起来，跟上时代的步伐，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建设四个现代化服务。

一九七九年 九月

勇救杨书记

• 南安县 潘显祖 •

话说一九七六年四月的一天晚上，梅塘大队要召开一个支部扩大会，研究云石岭渡糟竣工紧接着就要开发深草安的有关问题。老支书阿明和付支书晓凤从渡糟工地赶到大队部时，天已经黑了好久了。春末夏初，闽南天气，不冷不热。他两人因为心急赶路，额上都渗出了汗珠。赶到大队部门口，猛听到大队文书室内民兵营长大虎那粗大的嗓门在叫：

“还等什么，只要给我两个人，我保证把杨书记平安地保护到这里来！”

老支委、大队文书建水用稳重而老练的声音说：“人家好容易从县城揪来，能轻易让你保出来？”

“难道眼看着让他们把老杨糟害！”大虎顿着脚说。

老文书说：“等老书记来，再合计着一个妥善的办法嘛！”。

“可老杨——他现在不知在受什么罪呢！”这大虎，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身材魁梧，声音宏亮。他一脚踏在长条椅上，一脚站在地上。外衣敞开，红色的秋衣裸露在电灯光下，胸脯上“人民炮兵”四个白字闪着银光。因为心内发急，热气上来，用敞开的衣襟不断的扇着风。十多位大队主干和

生产队长大家心里一样焦急，有的附和大虎要马上行动，有的赞成建水要等老书记来。

“老书记！”突然，面朝大门坐着几位干部不约而同的叫了起来。

“老书记，你可来了，你看事情急不急人！县委杨书记……”大虎急步迎上来拉着阿明叔的手就说。

“大虎，你不要说，我都知道了！”阿明拉着大虎的手，和晓凤一起迈进办公室。阿明把大虎按坐在椅子上，然后从容地从怀里掏出一张小纸条，展开在办公桌上。大虎等人立即趋上前去观看。纸上几行矫健清晰的钢笔字！

阿明同志：

你社林六香等人今天上午窜到县城，强行把杨书记揪去，估计揪到公社围攻。老杨动过胃手术不久，身体虚弱，你队靠近公社，请设法保护老杨安全。

王秀龙

一九七六年四月廿四日

大家看完纸条，晓凤接着说：这纸条是县委王付书记派人送来的。吃晚饭时，送到云石岭工地。送信人还介绍了情况：今早我公社被撤去党委书记职务的林六香，带了二十多个人，开供销社的汽车，窜到县城，在县委机关围攻杨、王两书记，整整闹了一个上午。中午时节，又利用县委机关午休，办公室人员回家的空隙，强行把老杨揪上汽车，载了回来。

“老书记，让我带民兵去把老杨保出来！”大虎已经一忍再忍，再也忍不住了。杨书记虽然才到县上任不久，可是

他带领全县人民学理论、抓路线，批资批修学大寨的形象，在小伙子心间铭刻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吃晚饭时，他听过建水说杨书记被揪来公社，就要带人去把杨书记夺回来。老建水硬把大虎按住，建水说：“你没看街上的大字报，一天比一天凶？你还不明白风向？”“‘风向’？杨书记明明不是‘走资派’，硬要往死里打。林六香明明是坏蛋，硬要爬上插儿，这‘风向’大歪特歪！”建水怕搞不好会引起武斗，还是连说带劝，把大虎拉到大队部等老书记。晓凤说：“大虎，老书记已经派阿亮去探看情况了，等阿亮回来，咱们再商量营救杨书记的办法吧。”

说话间，阿亮回来了。他向大家报告去了解到的情况：杨书记被揪来后，一直关在供销社柴油仓库，晚餐只送去两个馒头。晚饭后，杨书记被带到二楼会议室，二十多个家伙聚集在那里围攻。

“有看到林六香吗？”

“在供销社‘主任’黄为垠宿舍喝酒。”

“我们大队那块宝料呢！”晓凤问。

“陈秃疤吗？在楼上唱主角。”阿亮回答说。陈秃疤原名陈应民，“造反”起家，上了大队革委付主任‘宝座’。因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去年撤消职务、开除党籍、拘留审查。阿亮接着说：“他们今晚打算干通宵哩，我们可要快点想办法！”

“老书记，快下令吧，不能再让老杨受罪了。”大虎急得在文书室内来回走步。几个生产队长也一齐向老队长请战。

“老书记，要不要再喊人？我们生产队可以喊一百人。”

“我们生产队可以喊二百人！”

老书记阿明何尝不急呢？杨书记虽然才来上任一年，和他这个基层党支部书记接触也不多，但是，老杨那身先士卒勤恳耐苦的形象，不但深深印在他的脑里，而且深深印在梅塘大队广大群众的心里。去年十月，老杨亲自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一回来，顾不得胃病发作，就召开了全县支部书记以上的扩干会进行传达贯彻。那天，杨书记做了一个上午的报告，下午继续忍着胃痛作报告。下午三时半，当讲到最后一部分快结束时，竟昏倒在讲台上。可是，隔不上一个星期，杨书记却健步来到梅塘大队云石岭工地……

阿明一接到王付书记的字条，就恨不得马上把杨书记救回来。但是，要采取什么办法呢？街上的大字报一天比一天凶，省、地、县、社领导的名字被点了一大串。三四天前，油炸火烧他的大字报也出现了。他知道那是宝料陈秃疤一手泡制的，但是支持的人大有人在，而且他们都站在风头上！好人受罪，坏人横行，真理和谬误颠倒，这是多么冷酷严峻的现实！……大虎那灼人的激情、满屋期待的眼光，使老书记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使他相信，民心，党心，是永远向着真理的，是任何谬误摧残不了的。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用洪钟般的声音下达战斗命令：“同志们，杨书记到我县上任才一年，究竟是不是‘走资派’、‘还乡团’，大家心里清楚。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从这些坏蛋王八蛋手中救出杨书记！但是只能文斗，不准武斗！出面的人不要太多。我们的

方针是有理、有利、有节，以少胜多，以正压邪！现在开始分兵，第一路，由付书记晓凤率领，只带建水一人，……”

“我呢——？！”大虎跳了起来。

“你当第二路主将，阿亮跟你。现在，我们把具体任务安排一下”。

没等老书记说完，大家立即聚拢了来……

按下老书记分兵，且说供销社那边——

供销社职工宿舍平屋尽西头那间特大的房间里，有两个人正躺在硬木沙发上喷吐烟雾。躺在左边的那一个，身材瘦小，精神疲沓。虽然年纪只有五十左右，看上去却有六十多岁的人了，显得末老先衰。他是房间的主人、供销社“主任”黄为垠。他身旁那个肥胖的“客人”，是他的老上司，原公社党委书记林六香。黄为垠在历史上曾参加过国民党，当过伪警兵。文革中死跟林六香，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几乎是在一天的时间内，办理入党手续和被任命为供销社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去年，在调整班子时，他和林六香都被免去了职务。但是不上半年，他们两人竟又双双官复原职。对黄为垠来说，这一次的“入党”和上一次的“入党”都太突然了，自己可以说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在烟雾缭绕中，黄为垠一次次回忆着奇迹般的情景。突然楼上嘈杂的呵斥声打断了他的回忆。他猛然呷一口浓茶，翻过头来喷着浓浓的酒气，问林六香：

“老林，今晚你自己上阵吗？”

“必要的时候再说吧，先让他们……”

“那些毛家伙，如果动起手来，那……”

“我说老根啊，你真是一次被蛇咬，三年怕草绳！”林六香摔掉手上的烟头，站了起来，在房中来回踱步。“对走资派可怜，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背叛！”他喝了几杯高粱，情绪激动。他想起了去年三个半月的学习班。在县委党校，他为两件事作了三次检查，一件是用敲诈勒索的手段在家乡建了一座小楼房，一件就是和黄为根合伙用柴油换了几米杉木，检查没有通过，最后杨书记还在全县扩干会上，把他作为典型点了名。……

“黄主任，有人找你！”供销社值班门岗小陈进门说道。

“谁？”黄为根疲倦地抬起眼。

“梅塘大队付支部书记凌晓风。”

“回说我不在。”

“已经进来了！”

黄为根一看，不是吗？晓风随同一位上了年纪的社员，已经进到他的宿舍。

“晓风同志，来，坐！”黄为根只好起身让坐。

“噢噢！你们有事谈吧，我该走了！”林六香准备溜出去，但晓风正好挡在门口。一股浓烈的酒气扑了过来，晓风感到一阵恶心。

“老林，我们也正要找 you，一起坐坐吧！”

林六香傲慢地坐下来，掏出他的大前门香烟，旁若无人的抽了起来。晓风和建水进了屋，各找一个位置坐下来。

说来，晓风和林六香还是老相识。文革初期，晓风在县城一中读高二年，是个普通的红卫兵。林六香是县直机关有

名的“造反”头头。林六香到公社当书记时，晓凤已经回乡五年，已当了大队党支部付书记了。这对“老相识”再次接触时，都发觉对方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七五年理论学习运动中，林六香受到了批判，凌晓凤曾代表梅塘大队干部群众在公社的群众大会上面对面的揭发批判过他。

“老林、老黄，听说你们今天把县委杨书记揪来了！”凌晓凤开门见山的提出了问题。

“不叫揪，是有问题请他下来解答。”去年批判大会的情况历历在目，他知道这位十年前的红卫兵现在已经和他站在完全不同的路线上。

“你们晚上打算怎样对待杨书记？”晓凤火辣辣地说，根据老支书的安排，她今晚的任务是直接和林六香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只要他把问题交代清楚了，就让他休息。”林六香满不在乎地说。

“晓凤同志，来，喝茶！”黄为垠殷勤地端上了一杯浓浓的绿茶，然后慢条斯理地说。“去年那股翻案风，姓杨的刮得可真起劲呵！在县里刮得不够，还跑到我们公社来刮！这一回不转好弯子，群众可不谅解罗！”

“老黄，你说的‘群众’可不是我们贫下中农群众！”老文书建水说，稳重的声音里充满着愤怒。“杨书记是去年才来我县上任的，到我社来传达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有什么错？中央文件不是三令五申不准‘层层揪’吗？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层层’？”

“哈哈！”林六香发出几声狂笑，“不搞层层揪”，

但总得联系层层的实际嘛！我县的实际是什么？我社的实际是什么？告诉你们，现在还是加温的时候哩！”

“你们这样做，是和毛主席革命路线背道而驰的！”晓凤义正辞严地说，“去年我县、我社学习理论、批资批修等运动，大方向都是正确的！否定去年的成绩，翻去年运动的案，才是真正的右倾翻案！”林六香、黄为垠干盯着双眼听晓凤继续说：“今晚，我们大队广大贫下中农委托我来向你们说几句话：老杨现在是县委第一书记，是党的干部。今天老杨被你们非法挟持，我们有责任关心和保护老杨的安危。——黄主任！”

“噢！”黄为垠神经质地震动了一下。

“你现在也算‘复职’了，今晚老杨在你们供销社受围攻，如果有人敢动老杨的一根毫毛，我们唯你是问！”

“这……今晚来的人太复杂了！”

“现在已经快九点了，按照你们机关休息制度，你有权把外单位的人动员回去，安排杨书记休息！”

“这……今晚的事我不能做主呵！”

按下晓凤和林六香、黄为垠的说理斗争，再说大虎和阿亮，在晓凤走了一会儿之后，也离开大队部。大虎敞开外衣，任凭初夏的暖风吹拂。下弦月挂在村边的柳树梢头，一丝云块缓缓地移向月牙，慢慢地把清澈的月牙包围起来。月儿看不见了，但在万里的夜空中，却有数不清的星星闪耀银光。大虎一走出大队部，天上的星星马上向他眨眼致意。但是大虎没有心去欣赏夜色，只顾放开大步急急走去，他记挂着可能正在遭难的杨书记。半年前他和杨书记接触的那一幕

情景，跃然跳在眼前，就象是昨天发生的一样。

去年十月，梅塘大队在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时，掀起了改造云石岭的热潮。云石岭原有一片山拢田，六十多亩土地竟然有二百多丘。还有七十多亩的坡地可以开垦。党支部在这里安营扎寨，社员带着铺盖上山，打响了农田基本建设的硬仗。一天，县委领导同志来到公社检查工作。那时候，大虎担任运石组组长，负责供应一百二十米长石砌渡槽的用石。他力大身粗，干起活来象个小老虎。他正在半山装石，忽然，一位五十多岁年纪、干部衣饰的人来到他的身边，用带外地腔的普通话向他打招呼。

“小伙子干得满有劲呵！”那人一边说，一边拿过大虎的扁担。“把担子借挑一回，你去喝喝水。”

梅塘大队是靠近公社的大队，连日来，不断有机关、工厂、学校的职工、师生下工地劳动。因此，大虎不在意，就让那位同志借去担子，自己再到指挥部去拿了一担。

大虎拿了担子回来，那位同志已经挑石走在路上。一头一块大角石，够沉的，老同志步伐不是走得很伶俐。

“同志，挑小块一点。”大虎老远喊。

“锻炼锻炼，不要紧！”老同志边走边回答。

大虎赶快装了石，三步拼做二步跨，追上了老同志。那老同志见大虎这么有劲，很高兴，便亲热地和他攀谈起来。他见大虎的背心印有“人民炮兵”的字样，便问他什么时候参的军，什么时候入的党，现在队里担任什么职务，对了象没有……大虎见他挑得越来越吃力，几次劝他到山坡地里去挖土，他都婉言辞谢了。直到广播叫收工，他俩才一齐停

下。快回到指挥部时，老支书阿明站在门口，老远的喊：“杨书记，他们还以为把你弄丢了昵。你跑到那里去？”“杨书记？！”大虎发了个愣，转回头紧紧盯着杨书记，“你是县委杨书记？”“你就叫老杨吧！”“是年初才到我们县的？”“是呵！”小伙子猛然伸出粗大的手，和老杨几乎同时伸出来的手紧紧握住。……

“干什么的！”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供销社门口，一个门岗把大虎他们拦住。

“这样的干部能够是‘走资派’‘还乡团’吗？”大虎的思绪从清晰的回忆中收回来，头脑中原有的信念更加成熟了。他斜眼看了门岗一下，把横在面前的一只拦路的手用力一扫，一直闯了进去，阿亮紧紧跟在后面。进到屋内，楼上的拍桌声，伴着嘈杂的呵斥声传了下来。大虎三步拼着两步，冲到楼上……

供销社会议室原来是宽敞的、明亮的，今晚却被搞得阴森恐怖。厅中央那盏二百瓦的灯泡不见了，换上了一盏六十瓦的灯泡。雪白墙上贴满绿底白字的标语：“打倒还在走的走资派！”“批臭还乡团，解放造反派！”“向走资派讨还血债！”

老杨坐在靠会议桌的一张园木椅上。他比半年前消瘦了一点，但精神矍铄，眼神扫视全场，观察着每一个向他挥拳呵斥的人的神态和感情。眼前的这些人大多上午在县委机关就见过面了。他双眉紧锁，进行着深沉的思索。

他想起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时，他在县里当县长，在这场荡涤人们灵魂的斗争中，他受到了冲

击。批判、游斗、摆官、进干校。承受了无数善意的批评、帮助、但也跑受少数“响当当”人物的诬蔑、诽谤、摧残。党召唤他重上征途，他毫无疑问地又焕发起革命青春。但他万万没想到，才恢复工作一年，再一次的冲击又来了，来得多么使人惘然，恶意的围攻，刻毒的叫骂，出场的没有见到什么基本群众。老杨几天几夜连着思索，虽然并不完全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但从近一年来，特别是周总理逝世两三个月来报上连篇累牍发表“梁效”所谓“批儒”的文章，和这些文章调门越唱越高，社会上一些人越闹越凶的情况来看，他已经意识到我们党面临着一种严重的情况。他懂得怎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保持革命者的气质。

老杨的正对面，一个象肥猪似的角色半躺在靠背椅上。在此起彼落的叫嚷声中，他忽然站了起来，向大家挥了挥手！“大家安静一下，一个个说。现在我问，”边说边去到老杨跟前，一手指到老杨的鼻子上叫嚷起来：“姓杨的，你认识我吗？”老杨把对方端详了一下，凝神沉思片刻，说：“你大概就是黄仁智吧。”

“你凭什么撤我公社党委委员，保卫组长的职务？”

“你的问题群众有揭发，县委有调查，有研究。”

“什么调查研究，全是无中生有！”黄仁智一边说，一边用右手往会议桌上狠狠一拍。

突然一个瘦猴似的人物，窜到老杨跟前，捏着拳头，恶狠狠地说：“姓杨的，老黄是文化大革命的闯将，你镇压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这人就是梅塘大队的

陈秃疤。他顺手把一顶准备好的高帽，戴在老杨的头下，上面赫然写着“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今天晚上你要给我讲清楚，到底我是什么问题！”肥胖的“保卫组长”一边说一边喘着大气。

“姓杨的，你再拨开眼睛看看，认识我吗？”

老杨抬起眼看了看他左旁的一个白面老头，头发已秃得快干净了，戴着一付黑边眼镜。老杨摇了摇头。

“不认识，不认识为什么撤我的职，抄我的家？”秃老头站了起来，拳头往桌上一拍。

“撤你什么职？”

“社办会计。”

“那是公社党委决定的吧。”

“公社党委也是你当后台！你们完全是陷害好人！今晚你要给我下结论！”

“你要相信组织上是会给你下结论的！”老杨神态安然地说。

“不行！我要你今晚就说清楚！”秃老头进前一步，右手用力要去扭老杨的胸领，老杨退了一步，秃老头扑个空，眼镜摔在地下，急忙爬在地上伸出两只手找寻。

“姓杨的，你别耍花招了！”黄仁智喘着粗气又开了腔，

“告诉你，我们今天晚上来的人都是让走资派迫害的，有的坐过班房，有的受过隔离审查。今晚你都得给我们一个个的赔礼道歉、恢复名誉！”

“对，让他签字，一个个的签字！”

“去年整的黑材料，要退出来！”

大家你一句，我一声，不知什么人，已经在老杨的面前排着一张白纸和一管沾水钢笔。老杨照样巍然地坐着，嘈杂的叫嚷声没有使他失去理智，他只是把双眉蹙得更紧一点，轻轻把送到面前的纸笔推了推，语调平静地说：“大家今晚所提的问题，都不是一时可以解决的。好些问题我们还要开县委研究。对于去年的运动，我个人的看法成绩是主要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正确个屁？走资派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后边角落发出了乱轰轰的叫嚷声。

“你到底想不想转弯？”陈秃疤窜到跟前，伸出左手抓起老杨胸前的衣领，挥起了右拳……

正在这时，只听“通通通通”，从楼梯跳上了两个年青人。走在前面的一个身材魁梧，敞开上衣胸怀露出“人民炮兵”四个银字。两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使嘈杂的气氛顿时哑了场。陈秃疤松开手，见势不妙，迅速退到右边角的落。

大虎径直走到老杨身旁，揭下老杨头上的高帽，双手一捏，瞬时粉碎。

“杨书记，他们下手了？”大虎说。

杨书记朝大虎两人看了一下，安闲的说：“还没有。”

“走，到我们大队去！”大虎旁若无人地扶起了老杨。

“慢点！”黄仁智走到大虎跟前，喘着粗气，“你们俩打算干什么？”他虽然身胖体大，但因为长得太矮，在高大的大虎面前，犹如高山脚下的一撮土堆。

“云石岭渡槽建成了，要请老杨去验收。”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还搞那个玩意儿？”

“你说现在是什么时候？”阿亮顶了一句。

“现在是集中火力搞运动！”

“你要不要吃饭？”大虎抑制怒火。

“那是你们的事，我管不着！姓杨的今晚是我们造反派请来转弯的，别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黄仁智一边走一边伸出手来夺杨书记。这时，室内又响起了嘈杂的叫嚷声：

“对！不能让他保去！”

“走资派不转弯，就叫他灭亡！”

大虎把伸到面前的一只肥胖的手用力一扫，语调铿锵地说：“姓黄的，还是老实一点！你们算什么派，你自己清楚，我们心中明白！”大虎提高嗓门向全场的人说：“杨书记是全县人民的书记，你们‘请’得，我们也请得，今晚我们请定了！”

大虎说完，扶着老杨就走。躲在右边角落里的陈秃疤慌叫起来，赶紧跑到大虎跟前。

“阿虎，好歹我们是同大队的。你要老杨到云石岭，也是明天的事，今晚你就放给……”

“今晚放给你们糟踢他不行！”大虎伸出右手把陈秃疤一拨，陈秃疤踉跄一倒，跌出两三步。

大家目瞪口呆的看着大虎和阿亮把老杨护走，两三个角色又再唆使陈秃疤：“老陈，不是说你头上发角，身上长刺嘛，总不能败在你们大队的手里！”陈秃疤咬一咬牙，捏一捏拳头，望一望大虎那威严的眼光和高大的身材，倒抽了一口冷气，始终不敢再上前

大虎待阿亮带老杨先走下楼梯，才向大家甩一下手：